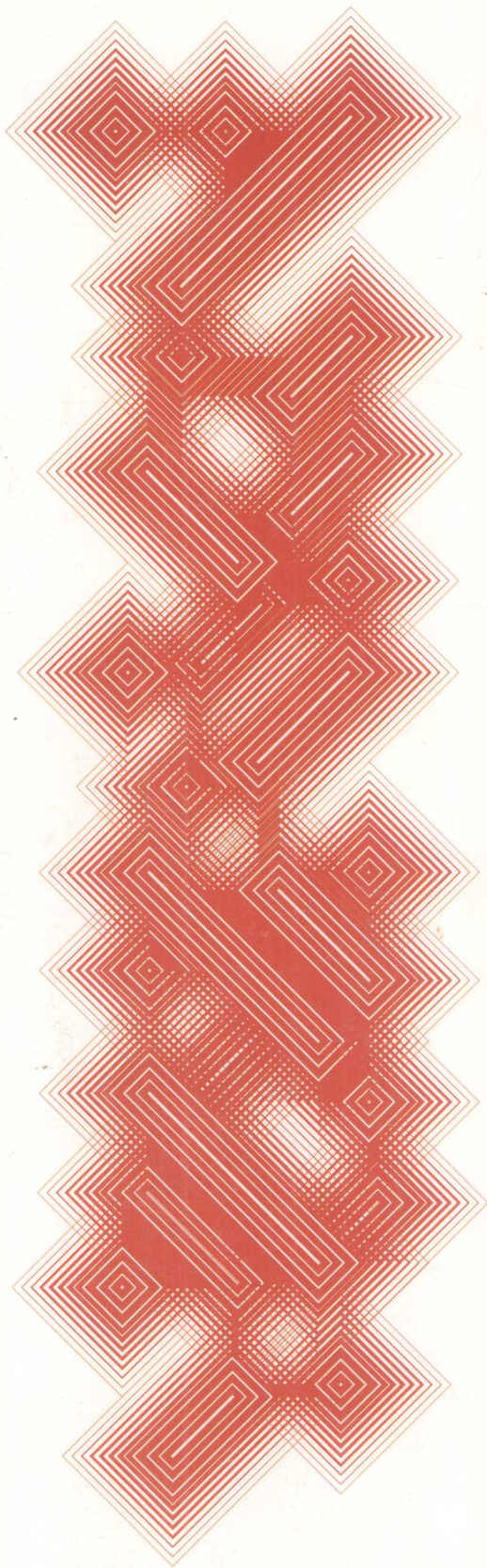


明治维新 日本人的野望之火，中国人的百年隐痛。

你可以不读美国史，但不可以不读日本史；你可以不知道日本，但不可以不知道日本明治维新。
史上最强大日本史 作者**樱雪丸** 最新巨献!!!



日本明治维新

にっぽん

めい

じ

い

しん

全景
历史
れきしの
ぜんびょう

维新之嵐

看弱国如何迅速强大
看小人物如何改变历史

樱雪丸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日本明治維新

にっぽん

めい

じ

い

しん



鳳凰出版传媒集团
鳳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明治维新. 维新之岚 / 樱雪丸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729-932-5

I. ①日… II. ①樱… III. ①明治维新 (1868) — 通俗读物 IV. ①K313.4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7269号

书 名 日本明治维新：维新之岚

著 者 樱雪丸
总 策 划 席云舒
策划编辑 郭济访
责任编辑 景国云 林雅萍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32-5
定 价 29.80元

(凡印装错误, 可向公司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目 次

- 一 **将军出逃** 05
日本第一次近代蒸汽船海战 | 赤报队 | 攻占大阪 | 供割 | 武士泷善三郎
- 二 **切腹谢罪** 11
泷善三郎切腹 | 亲征诏书 | 德川庆喜恭顺 | 彰义队成立 | 赤报队的悲剧
- 三 **胜海舟** 18
三代出一个贵族 | 天赋异禀的胜海舟 | 临危受命 | 新选组的宿命 | 甲州胜沼战役
- 四 **战还是和?** 25
城下之盟 | 胜海舟的智慧 | 战耶? 和耶? | 五条誓约 |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 五 **明治时代之父** 34
德川藏金 | 小栗忠顺 | 一枚螺丝钉 | 日本近代军事工业的起步 | 东乡平八郎的仁慈
- 六 **江户开城** 42
无血开城 | 空城“计” | 近藤勇被捕 | 争夺宇都宫城之战 | “鬼副长”土方岁三
- 七 **别了, 近藤勇** 47
勇者近藤勇 | 手足之情 | 非死不可? | 最后的请求 | 消失的头颅
- 八 **一人援军** 53
彰义队做大 | 日光东照宫 | 彰义队内讧 | 三职八局制 | 狂人大村益次郎
- 九 **庆喜谢幕** 61
大村益次郎的谋略 | 苦战宽永寺 | 左之助传奇 | 仁者德川庆喜? | 大势已去
- 十 **烽烟再起** 67
有才不全是好事 | 倒霉孩子松平忠辉 | 赤胆忠心西乡赖母 | 会津藩的备战 | 不得已的结盟
- 十一 **逼上梁山** 74
铁算盘河井继之助 | 乐极易生悲 | 最不会谈判的人 | 逼上梁山的长冈藩 |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 十二 **雷神下凡** 80
鬼见愁立见尚文 | 朝日山攻防战 | 兵贵神速 | 难啃的骨头 | 怎么办? 怎么办?
- 十三 **长冈终焉** 86
绝处逢生 | 同床异梦的结盟 | 山本五十六他爹 | 以少胜多 | 同盟的溃败
- 十四 **杯具自今日摆上桌面** 93
西乡赖母背后的女人 | 二本松少年队 | 从难啃的骨头下手 | 杀向会津

十五	白虎队，出阵！ ····· 99
	西乡赖母的执著 白虎队的集结 日新馆 武士道典范 离队的队长
十六	会津第一聪明人 ····· 106
	筱田队的溃败 酒井峰冶的历史 神奇的山川浩 大开眼界 朱雀队来援
十七	花之会津白虎队 ····· 114
	白虎队集体切腹 死得其所？ 忠君的武士道 趁火打劫 唯一的幸存者
十八	会津城防战 ····· 123
	会津城下彼岸狮子舞 人性高于一切 女人参战 炮要这样打 除了投降还能干吗？
十九	120年的仇恨 ····· 131
	会津藩的降服 “罪臣松平容保，前来投降” 泣血毡 会津长州的结怨
二十	大久保利通 ····· 136
	迁都东京 “我上面有人” 慧眼识英雄 试迁都的尝试
二十一	国之根本 ····· 141
	百年育人之大计 寺子屋 尊敬是最好的报酬 广开民智
二十二	野望 ····· 146
	日本人的世界观 宇内混同秘策 关于“支那” 天皇年号的由来 顽抗势力
二十三	走向……共和？ ····· 152
	聚集虾夷 共和国的诞生 取之于民 共和国的外交 开阳丸的沉没
二十四	我的土地我的人 ····· 160
	版籍奉还 天皇失生记 铁甲军舰“东舰” 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二十五	决战北海道 ····· 166
	屋漏偏逢连夜雨 官古湾海战 退守五棱郭 临行前的酒 矢不来失陷 最后的决战
二十六	土方岁三之死 ····· 174
	铁汉的柔情 市村铁之助 童年的阴影 土方岁三的武士魂
二十七	鬼副长 ····· 179
	与时俱进 决战到底 爱上杀夫的仇人？ 恶人由我来做吧 男人有很多面
二十八	新选组之终章 ····· 186
	新选组的功绩 多情的冲田总司 宝刀未老永仓新八 类警察组织新选组

- 二十九 **小孩太乖难成才** ····· 191
万国海律全书 | 福泽谕吉 | 叛逆的童年 | 对兰学的情有独钟 | 适塾
- 三十 **师道** ····· 197
学者、医生的摇篮 | 高松凌云 | 伟大的母亲 | 师者绪方洪庵 | 顺势而为
- 三十一 **Great Teacher Fukuzawa** ····· 203
日美的差距 | 脱亚入欧 | 著书立说 | 庆应义塾 | 庸才易得，良才难求
- 三十二 **改革开始** ····· 209
榎本武扬的善终 | 江户时代的终结 | 全国版籍奉还 | 兵制改革 | 修建靖国神社
- 三十三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端** ····· 218
官制的嬗变 | 大藏省和民部省合并 | 刺杀大村益次郎 | 日本陆军之父
- 三十四 **封神传奇** ····· 228
神道教立国 | 封杀佛教 | 合久必分 | 人斩半次郎 | 御亲兵的组建
- 三十五 **废藩置县** ····· 233
西乡隆盛的治国经 | 分久必合 | 各方势力的制衡 | 领主制度的废除
- 三十六 **向着大洋彼岸出发吧** ····· 240
岩仓使节团 | 津田梅子 | 山川舍松 | 向美国学习的决心 | 全面学习德国
- 三十七 **征韩论争** ····· 248
废除和历 | 武士再就业工程 | 韩傲慢不见来使 | 势均力敌的论战 | 佐贺三重臣
- 三十八 **明治六年政变** ····· 258
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 三条实美疯了 | 延期再议 | 集体请辞 | 岩仓具视遇刺
- 三十九 **0001 号通缉犯** ····· 267
江藤新平“造反” | 好哥们没办法讲义气 | 通缉制度的创立者被通缉 | 斩！
- 四十 **野心再起** ····· 273
牡丹社事件 | 言多必失啊 | 转嫁国内矛盾 | 第一次对外侵略
- 四十一 **初次侵略** ····· 277
进退两难 | 威妥玛调停 | 北京专约 | 埋下祸根

将军出逃

榎本武扬见状也不多话，他对大家打了个招呼就匆匆挤出了人群——想办法找回他的那艘开阳丸去了，因为他不但是幕府的海军副总裁，还是这艘船的船长。

开阳丸是当年荷兰国王送给幕府的一艘军舰，在送了鱼之后，荷兰人还不忘送渔，他们在长崎开设了之前说过的海军讲习所，第一期的学生里有胜海舟，而第二期的学生中，就有榎本武扬。可以说他跟这艘军舰有着很深的渊源和良好的感情。不过感情归感情，这玩意儿说到底也是将军家的东西，所以当德川庆喜逃出大阪城之后，直接就登上了船，然后下令赶紧发动走人。

船长是榎本武扬，这会儿他不在，上岸办事儿去了，留在船上的只有副船长，叫泽太郎左卫门。德川庆喜把他叫了过来：“你是船长吧？快点开船去江户。”

泽太郎左卫门相当为难：“这……在下是副船长而已……开船的事情还得等榎本船长回来了再作定夺……”

不管怎么说，你把船长丢岸上然后开船走人也忒不厚道了点。但情急之下庆喜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他又是恳求又是威胁，一棍子上去再给一个蜜枣，软硬兼施死缠烂打，估计泽太郎左卫门也是被弄得烦了，只能依着将军的意思开起了船。

榎本武扬算是倒了血霉了。本来这场战斗没他什么事儿，他就是开了一

艘军舰来到大阪城边的海面上，从海上守护着大阪而已，日语中叫做“见守”，看字就能明白意思，这“守”，主要是靠眼睛，不怎么需要付诸实际行动，即便是这样，榎本武扬也没偷懒。一月四日的时候，正在大阪港晒太阳的榎本武扬突然发现自己跟前出现了三艘萨摩藩的军舰，他二话不说就命令开阳丸起锚，追击。

这三艘军舰有两艘是运输船，分别是翔凤丸和平运丸，它们都不能打，只能运东西，唯一能打的叫春日丸。且说那三艘军舰远远地看到了开阳丸杀来，当场就非常果断地下令撤退。不是萨摩人胆小，而是确实打不过。

两艘运输船暂且不去说，单把春日丸和开阳丸拿出来比一下就明白了。春日丸排水量为 1075 吨，开阳丸将近 2600 吨；春日丸总共有 6 门炮，而开阳丸却有 26 门。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萨摩人只能选择逃跑了。且说这榎本武扬追着追着发现对方打架不行可逃跑却有一套，自己一时半会儿还真追不上，于是也不追了，下令隔着 1500 米左右的距离直接开炮。

要说大炮就是比弓箭射得远，尽管相隔甚远还真的给打着了。春日丸一看对方这么不依不饶，干脆也不逃了，转过身子来开炮还击。双方各自放了几十炮，谁也没能把谁怎么样，毕竟距离太远了。于是春日丸继续逃，开阳丸继续追，开阳丸时速 12 节，春日丸 17 节，所以没法追上，但一边的翔凤丸却没那么快的速度，跑着跑着开阳丸就开到自己屁股后面了，为了不让对方把船给一块儿抢了去，翔凤丸上的全体官兵决定，上岸，放火，烧船，不留给敌人一块木板（翔凤丸是木制军舰）。

就这样，日本史上第一次蒸汽船之间的近代化海战以幕府的胜利而告终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春日丸上，有一名不怎么起眼的三等炮兵士官，他的名字叫东乡平八郎，明治时代赫赫有名的日本海军大将。

打赢了海战的榎本武扬特地跑去大阪城见了德川庆喜一次，表示自己已经代表将军，代表幕府，在海上取得了重大胜果，也请将军在陆地上好好加油，争取打赢这场战争。

那会儿御之锦旗已经被新政府给亮了出来，幕府正在节节败退，榎本武扬整天漂在海上，也没个信息传达工具，所以并不清楚，而德川庆喜自然是心知肚明，但他没说，而是问榎本武扬：“你开的船停在哪儿了？”

榎本武扬有点摸不到头脑，心想这将军干吗那么关心我那船在哪儿，不

过还是照实回答了：“在大阪港。”

“好，你就在这大阪城里住上几天，我安排专人接待伺候你，暂时也别回船上了。”

榎本武扬不知内中奥妙，以为将军打算犒赏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

结果就是他被忽悠了，被抛弃在了这大阪城里。最终榎本武扬只能坐别的船回了江户，而幕府的军队包括会津藩、桑名藩、新选组之类的，也都跟着纷纷往东退去。

由于德川庆喜突然临阵脱逃，导致了日本西部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关西地方的幕府势力全灭。大家纷纷觉得这将军也太不靠谱，说走就走忒绝情了，实在不值得自己效忠。于是，短短几天，新政府的旗帜就插满了整个关西。

但是，这旗帜是否插得深，是不是能永远地插下去，尚且还是个问题，更何况越是往东，就离幕府的大本营江户越是近，那里的领民对幕府的忠诚度也越是高。所以，必须要想一个有效的方法出来，让以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新政府。

一月八日，突然有个人给新政府递交了一份建议书，说是为了稳定广大日本农民那颗不安的心灵，应该下个命令，在新政府的管辖以及即将管辖的范围内实行年贡减半。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是相乐总三，也就是之前在江户带头闹事儿的那位。

西乡隆盛和岩仓具视看了之后觉得这办法很好，毕竟农民这一辈子辛苦劳作，也就是为了混口饱饭，现在你让他们的收入突然之间翻了一番，谁不高兴呀？一高兴，可不就跟着你新政府走了？于是两人当场就给相乐总三回了一封信，说你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准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你组织一些人，往东走，一边走一边做宣传，就说新政府来了税减半。

要说相乐总三还是比较有威望的，没几天他就组织了上百人，拉起了一支队伍，并取了个名字叫赤报队，意思就是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报效国家。赤报队的主要工作是为新政府军鸣锣开道，他们先行出发，每到一处都要敲锣打鼓大声吆喝，说自己是代表新政府来看望广大父老乡亲的，看到大家我很高兴，同时也宣布一个喜讯，新政府的萨摩长州大人说了，只要这地方一旦被他们解放，那么每个人每块地所交的年租，都一律减半。

农民们很高兴，大家都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望新政府军的到来，就像我们当年老区人民盼红军那样。唯一的区别是，红军说话很算数，打个白条几十年过去了还能兑现，连本带利一分不差；至于日本那倒霉的新政府，我们后面再说。

看着赤报队向东宣传思想去了，西乡隆盛也决定即日起兵东进，彻底消灭德川幕府，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儿得去做，那就是把大阪城给拿下。

要说大阪城其实也怪可怜的。德川庆喜在一月六日召集了全体城内人员开了个座谈会，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将跟大阪城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不在人不在，若敢有违誓言，出门被车撞死；然后当场大家就沸腾了，纷纷站起身子手握拳头地表示，拼了这条命也要保护将军保护幕府；结果是，德川庆喜说完这话就拍拍屁股回江户了，而且出门坐的是船，车还真撞不到他。尽管如此，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被他给煽动起来，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将军出城是上江户给大阪讨救兵去了；不过更多的一部分人觉得，既然自己是个武士，那就应该履行武士的职责，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过西乡隆盛并不这么看，他觉得将军都走了，大阪城里的士气一定是一落千丈，随便找个人去游说一下估计就能开城投降了。

一月九日，新政府的谈判代表一早就来到了大阪城，说是打算跟幕府方面谈谈，大家也别打了，和和气气地开了城门做一家人多好。

幕府方面的负责人叫做妻木赖矩，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对方的使者，把他们迎进了城内，给予隆重的接待，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下投降的一些细节问题。会议从早上7点多一直开，开到了差不多9点的时候，突然会场就着火了。不仅仅是会场，整个大阪城都着火了，并且还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巨大爆炸声。顿时，整座城都陷入了火海之中。

这就是传说中的自爆，其实大阪城里的幕府将士们压根就没想过谈判，只不过因为把火药运到城堡内需要不少时间，所以才假装愿意和谈投降，以此来争取时间而已，没想到火药刚运到城里就自爆了。当时正值干燥的冬天，北风又刮得紧，城堡上的熊熊烈焰一直烧到了第二天晚上才被完全扑灭。而城里绝大多数的幕府将士也都一起或切腹、或跳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占了大阪城之后，新政府军终于可以继续东进了，可就在这个当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

这事儿得稍微往前说一点。一月五日，神户，当时正值伏见鸟羽会战打得火热，中国地区（日本中部地区）的诸大名有支持新政府的，也有支持幕府的，其中，位于今天兵库县内的尼崎藩是幕府的铁杆簇拥者——前面我们提到过，孝明天皇当年之所以打死都不肯让兵库开港，就是因为那里是日本的要害，离京都特别近——为此，新政府军特地从备前藩（今冈山县）调来了一支 2000 多人的军队驻扎在兵库港，也就是今天兵库县内的神户市，以防不测。

一月十一日，备前藩家老日置带刀率领一支约 800 人的部队行军于神户境内，在路过当地的三宫神社门前时，突然从附近的民宅里跑出来俩法国水兵，非常自然地来到了队伍的中间，看样子是打算横穿过去。在日语中，对于这种横穿武士行进行列的行为有专门描述的词汇，叫做“供割”，是一种非常、极其以及十分失礼的行为，一旦发生可以将供割者当街砍死，不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所以，当两个法国人的四条腿刚刚迈进行列之中，还没有完全融入队伍，一杆枪就扎了过来，不过这仅仅是表示警告的，并没有真的刺伤他们。提着枪的那位是第三炮兵队长，叫泷善三郎。接着，就听到他在大声叫嚷着：“退下，退下！”

法国人没理他，因为不懂日语，尽管泷善三郎亮出了家伙，但对方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丘八，谁怕谁啊？于是他们继续前行，泷善三郎见状忍无可忍，操起手里的那杆枪就戳了过去，这回是来真的了，刺中了其中一人的手臂。

被刺伤的法国水兵立刻捂着伤逃了回去，另一位也跟着伤者一起远离了行列。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了的泷善三郎正要归队继续前行，不想从周围一下子冒出了十几个法国水兵，每人握着一把手枪，向队伍逼近过来。

泷善三郎第一反应是那群家伙要搞武装暴动，于是当即一挥手：“铁炮队，准备！”

就听得刷刷刷一阵声响，训练有素的备前藩士兵齐齐地将铁炮举起。

“瞄准！”

“放！”泷善三郎高高举起的手猛地往下一挥。

乒兵四六一阵乱响，十几个法国人当街交待了一大半，其余的拔腿就跑。

不依不饶的泷善三郎带着铁炮队拔腿就追，一边追一边满世界放枪，在欧美公使的住所门前、神户关税所的跟前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和子弹，其中

有几颗子弹还打穿了列强们的国旗。

事情发生之后，各国公使们愤怒了，因为那天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差点被备前藩的子弹给击中，有几个人甚至能感觉到子弹在他们的屋顶上嗖嗖飞过，险些就飞屋子里来了。所以公使们聚集一堂，共同向新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进行了严正交涉。

同时，他们也以保护本国侨民为名目，出兵占领了神户，并且对停泊在兵库港的日本船只进行了军事方面的打击。

刚刚诞生连个脚跟都没站稳的新政府自然不敢得罪这帮大爷，毕竟自己跟幕府本质上还算是平分秋色，如果得不到世界各国的支持和认可，那今后的路就很难走了。所以在事发之后，他们第一时间派出了使者跑到各国的公使馆里进行联络沟通，使者有两人，一个是伊藤博文，一个是井上馨，负责接待他们的，则是列强推选出来的代表，英国公使帕克斯。

帕克斯的态度极为激烈和强硬，这次提议各国出兵以神户为基地集合联合舰队的，其实就是他，面对日本的两位使者，他自然不会给一丝半点的好脸色。

不过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尽管人家给了你一个冷屁股，你还是得硬生生地把自己的热脸蛋给贴上去，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俩人一到英国公使馆，又是鞠躬又是道歉，态度极为诚恳。

但帕克斯压根儿就不吃这一套：“日本人这种蛮横的态度，让我们感到非常愤怒，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二 切腹谢罪

伊藤博文笑着表示，冲撞行军行列，这在藩士眼里属于罪不可赦的事情，日本也有日本的规矩，所以还请洋大人们能够理解一下。

帕克斯显然不可能也不愿意去理解你日本人那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他一边用手击打着桌子一边愤怒地吼道：“我作为各国的代表，要求你们把那个下令开枪的家伙立刻抓起来然后处死！”

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沉默了。

他们并非不知道泷善三郎其实不过是在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但同为长州出身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历经数次外国舰队集结在一起炮轰自家藩国的事情，使得他们对于列强的坚船利炮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似的恐惧心理。生怕悲剧再次上演的两人，最终代表新政府同意了帕克斯的要求，处死泷善三郎。唯一的条件是，处刑的方式由日本方面来决定，并且到时候请各国公使前去参观全过程，也好做个见证。

帕克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反正他要的是让泷善三郎死翘翘，至于怎么死那都无所谓，而让各国公使围观那也是最好不过了，省得到时候日本人搞小心眼，找一个不相关的家伙跑来顶缸。

日本方面最终决定，勒令泷善三郎切腹，时间定在了当年的二月九日。

这一天，位于神户境内永福寺的正殿佛坛之前，设置了较地面高三四寸

的坐席，坐席上铺设了美丽崭新的垫子。地上覆盖着红色的毛毯。一丈高的烛台等距离排列，尽管烛光比较幽暗，但可见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下午1点左右，日本的见证人领着外国见证人团进入了寺院的正厅，总共有7个人，排排坐在了殿堂内的左侧。几分钟后，泷善三郎也走进来了，跟着他一起的有担任介错的朋友，以及三位身穿高级和服的新政府官员。日本官员先在右侧入座，然后介错在左，泷善三郎在右，两人一起向见证人方向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对方也同样郑重地还了礼。

然后，当事人从容地登上切腹的位置，面向佛坛两拜后转身背向佛坛，正坐在毛毯上。介错俯首站在当事人的左侧。三位官员其中一人捧着献给神佛的三宝出列，并且把切腹要用的胁差交给了当事人，泷善三郎拜过后，行礼，然后作了以下陈述。他的声音悲痛，但脸上的表情不变：“愚昧的我在鲁莽之下，下令对在神户的外国人开枪攻击，见其逃窜仍不住手，再度下达攻击的命令。愚昧的我如今负罪以剖腹自尽，有劳见证人。”

这话我看了好几遍，但没有一次读出一丝丝忏悔的意思，如果谁读出来了记得告诉我，并且教教我如何品出这个味儿来的。

说完这段话，泷善三郎再行一个礼，接着把麻布衣拉到腰部，露出了上半身，将袖子压到膝下（这是防止身体向后倒，武士切腹死时一定要向前倒）。他缓慢而沉稳地拿起短刀，集中注意力，接着，将短刀深深地插入左腹，然后慢慢向右拉，刀刃略向上倾斜。光从动作上来看就知道非常痛苦了，可他依然面不改色，动也不动。拔出短刀后，他不慌不忙地把头向前伸出，意思是说介错可以来砍头了，这时，才有了些微的痛苦表情，但依然默不做声。

一直俯首站在他身边的介错丝毫不敢大意，分秒注视，就一瞬间，他挥刀砍下了泷善三郎的头。然后深鞠一躬，拿起预先准备好的白纸擦拭刀子，做完了这一切后，才慢慢地离开。接着日本官员走到外国见证人团前，说明泷善三郎的死刑已无延误地执行完毕。

日本见证人团中的井上馨来到了外国见证人团中的帕克斯面前，用极为平静的语调说道：“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日本人的处事方式！”

7个外国人早就被这种极为惨烈的死法给震惊得连话都说不出了，而当他们看到泷善三郎切开肚子大肠小肠流了一地的时候，恶心得就差当场吐出来

了，据保守估计，这几个人当天的晚饭是绝对吃不下了。

帕克斯一边捂住嘴一边冲着井上馨直点头，意思是算你狠，这次就这么算了，下次要再发生，我们接着斗。

这是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碰到的第一起外交事件，尽管处理的方式相当丧权辱国，但就结果而言，还算过得去，毕竟在当时的环境下没弄了个内外夹击，他们已经该烧高香了。

在泷善三郎切腹的十天前，也就是二月三日，新政府以睦仁天皇的名义发出了亲征诏书，诏书明确表示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是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悍然发动内战，搞得生灵涂炭，为了将这种人渣绳之以法，拯救黎民苍生于水火之中，天皇特此决定，亲自发起圣战征讨幕府，还望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助新政府一臂之力。

那会儿天皇 15 岁，字还认不了几个，这诏书其实是萨摩长州的人写的，盖了天皇的大印便成了圣旨。

就这样，当年闲着没事儿说这个朝敌那个朝敌的幕府，终于也成了朝敌。出来混，终究是要还的。

之后，新政府又任命跟幕府有着夺妻之恨的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东大总督，也就是征讨幕府的负责人，接着又让小松宫彰仁亲王担任了军事总裁。

德川庆喜听到了这些个消息之后，心知不妙，赶紧召集大伙儿开了个会。

一般情况下在这种时候开会，与会的人只能分成两派：一派叫死扛派，就是打死不能投降，强烈主张顽抗到底，要告诉新政府，幕府从来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这派的代表是勘定奉行兼海军奉行小栗忠顺；还有一派叫恭顺派，也就是主张，都成这副样子了干脆从了新政府吧，这派的老大是德川庆喜。

德川庆喜不想断头，但也并不想投降。事实上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他早就作好了准备：先是向法国人借了不少钱，然后又让人游说各国政府，还召见了各国公使，召见会上，各公使反复向德川庆喜表示，列强始终坚持一个日本，一个幕府的原则，不打算跟新政府发生什么外交关系，对此，德川庆喜表示由衷感谢。

然而，做完了这一切，庆喜猛然发现，这根本没用。虽说钱也拿到了，跟外国人也打过招呼了，可最大的问题是，这是日本自己的问题，说到底日本的内部分歧，得按着日本的国情来办，你跟列强哭爷爷告奶奶根本没有用。

所谓日本的国情，就是尊天皇为神，你敢跟天皇对着干，那就是朝敌，全国人民共讨之。所以，这借来的一大笔钱，似乎都不能用在对抗天皇的军队上。

前思后想了好一阵子，又开了好几个对策会议，最终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招——闭门反省。

二月十二日，德川庆喜以武家栋梁的名义正式对朝廷表示恭顺，然后进了上野的宽永寺，进行了自我闭门反省，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我都认熊了，你们就放过我吧，别打了。

这表示持续了 265 年的江户幕府时代，至少在形式上，算是终结了。

巧合的是，265 年前，也就是庆长八年（1603 年）的二月十二日，恰巧是第一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康登上这个位极人臣的官位的日子。

这种充满了种种讽刺的玩意儿，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吧。

对于将军的这招，新政府鸟都没鸟，毕竟人家长枪大炮火药军粮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声令下发兵东进打你个落花流水，杀你个干干净净，你以为自己躲到庙里吃两天斋饭泡两天玫瑰花澡再熏个香换件外套就能蒙混过关了？扯淡！

而幕府方面，也有着一大群人对于将军的这种态度表示不认可，于是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军事组织用于对抗即将到来的新政府大军。这些人在一起还开了个会，会议的名字取得挺好听，叫尊王恭顺有志会，就是说，我们是尊王的，也可以跟着将军一起表示对你们新政府的恭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没脸没皮的软骨头了，我们要用行动让你们看看，即便是在幕府之中也有铮铮铁骨男儿的。

尊王恭顺有志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德川庆喜上宽永寺吃斋那天召开的，与会者 17 人，开了大半天也没讨论出个结果，只好散会；当月十七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跟上一次一样，也没讨论出啥结果来，不过与会人数增加到了 30 人；而在四天后的第三次会议上，人数更是一跃达到了 67 人，大家普遍认为，这人一多，就能好好地大干一场了。

二月二十三日，在江户浅草的本愿寺里，尊王恭顺有志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上大家觉得，为了更好地团结这 67 个同志，应该组成一个集团，这样有了组织，以后发展起来也方便。要成立组织自然要有个头，于是，大伙你推我我推你推了一个多钟头，总算是选出来一个头领，他的名字叫涩